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

華唐吳文正公全集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二十四

記

心遠亭記

人有混迹世俗之中而超超乎埃壒之表者亦有遁迹幽閑之境而後後乎聲利之途者是何也心與迹異也均是人也或迹近而心遠或迹遠而心近居屠肆而芥視三旌者何人也迹非遠也心則遠也身江海而神馳魏闕者何人也跡非不遠也心不遠也君子之觀人也惡可于其跡不于其心哉夫以芳草而雜艾蕭以獨清而汨泥滓自跡而觀雖楚三閭大夫之潔安能高飛遠

舉不在人間邪遠遊之作乃與世外飛仙者俱而翱翔
寥廓之上其心之遠何如也君子之觀人也詎可于其
迹不于其心哉晉陶徵士猶楚屈大夫也徵士少時作
鎮軍參軍而經曲阿爲建威參軍而經錢溪因長史奉
川而欲遊目於中都曷嘗遺世絕俗而忘天下也義熙
歸來之賦盖有不得已焉結人境之廬而能絕車馬之
喧何哉喧寂在心不繫乎跡也故曰心遠地自偏東籬
之西南山之北悠然直意誰其知之嗚呼遠矣國學生
咸克敬家碭山之安陽斯亦不離乎人境者作亭而名
之曰心遠陶子意矣夫陶子卓行之賢也生日與曹子

講聞乎聖學豈止希賢而已雖然陶子時運暮春之詩
慨想清沂詠歸之樂孰謂陶子不知聖學哉生其有志
於陶乎勉之

順堂記

魏郡李壽卿之子郁暨弟顯率羣弟以事親左右無違
京兆蕭維斗以順堂名其居王伯益謂予曰某與郁生
同鄉長同學純篤人也劬書而惇禮一家愉婉雍睦各
堂者盖取中庸父母其順矣乎之義子能繹一語以詒
之乎予旣禮辭爲之喟然嘆曰上古神皇肇開人文始
畫乾坤以象天地之德曰健曰順而已矣五常百行一

由是出至哉順之義也達乎物我達乎內外達乎遠近
達乎上下一毫無所拂逆謂之順就一家而言妻子順
兄弟順父母之所以順也一順之著宗族稱之黨里稱
之難已今也時之碩彥華其名鄉之執友許其實予安
得不爲之嘆而嘉李氏之有子也雖然順一也行之有
五致焉致其愛致其敬致其樂致其勤致其慤能是五
致於順其幾矣抑猶未也子之順乎親未若親之順乎
子也親之順乎子未若子之順乎道也子順乎道心與
道一親喻於道心與親一順之至也劬書與惇禮與予
之言庶有合哉

可堂記

鄱陽徐君治易祖程宗項而旁通邵子經世之書夫意
言象數全易也於邵焉得其數於程焉項焉得其言易
之道思過半矣然君之學無所不窺才無所不宜宏偉
倜儻年耆之氣壯志在當世未獲一施屈其能長書院
文事大興上名於天官又有以君易說進者薦以不次
君至京師視紛紛干進之徒十之九與勢利朋索還其
書藏之篋笥而不復以聞常調寧越郡教授官浩然而
歸謂予曰吾名吾燕居之室曰可堂問其故曰可仕則
仕可止則止吾師孔子也噫君真不虛讀易者矣可者

易之用也雖然可有三有道之可有時之可有身之可
身可時不可不可時可道不可不可可者何可於道而
已若時若身狗乎道者也而行是三可者又有三可焉
有聖人之可有賢人之可有士之可聖人者如氣序之
寒熱溫涼如物品之生長收藏萬變不常而莫知其然
人見其可實無可也人見其不可實無不可也是之謂
聖人之可賢人者可其所不可其所不可是之謂賢
人之可士者也審其可而可之辨其不可而不可之不
可而可士豈爲是哉是之謂士之可君之或仕或止而
爲其可其爲士乎爲賢乎爲聖乎一槩諸易而已矣夫

易六十四卦非止爲六十四事用也三百八十四爻非止爲三百八十四人用也變而通之一斯萬殊而本之萬斯一士用之而爲士賢人用之而爲賢聖人用之而爲聖識之所造力之所到深淺不同而其道一也然則君之仕予不能必其可君之止予亦不能必其可而君之用易予所能必也士而賢賢而聖均之爲用易則均之爲可也君所謂可蓋如是乎君曰然予所言吾所志也請以予之言誌諸吾之堂之壁君之名麒甫其字也

思存堂記

和靖書院山長吳希顏曰吾之大父墓曾大父於靖安

里之存山築室墓傍環植萬竹扁其楣翰林承旨趙子昂爲書萬竹寓隱四字吾父歿復塋山麓今爲歲時展省薦享之所而名之曰思存敢求文以記庶其不泯予曰懿哉子之名斯堂也夫孝子慈孫之於親墓以藏其軀魄廟以栖其神魂隨所在而思如見親之存焉故曰事亡如存又曰致愛則存而子又謂孝子慕其親者無一時而不思亦無一時而不存豈特於省墓享廟之時而思也哉一舉足不敢忘親道而不徑舟而不游忿言不出惡言不反無往而非思親之存也蓋致敬不忘者事親之孝慎行恐辱者立身之孝有事親之孝有立身

之孝雖孝猶未也予嘉子之名堂而廣子之孝心乃筆之以爲記

堽岡堂記

陳德可之父宅于臨川山之陽阿有其先廬旣完且美矣而以棟宇之構迫近於山每歲春夏霖雨山水衝射疑不可久處乃相居宅之左渡溪而南不半里間得廣衍之地而改築其地曰堽岡平疇中特起高阜溪水界其後山無所復之其勢之止其氣之聚固宜有乘其旺者而德可定居焉仍以昔之名地者名其堂而請記於予予謂地之名舊矣而堂之名則新也其語盖出鄉俗

以所呼其名又非圖志之所載而予何可以妄言之也
哉請不置則姑卽其名而稽諸字書土高曰垚山脊曰
岡夫自廣衍之土騰躍而上聳拔而爲岡斯可以遠絕
埃塵頗視培塿矣然予觀詩人所詠周雅魯頌皆以如
岡爲期望之辭何也岡之聳拔特起不有似於剏造之
隆者乎岡之常永不虧不有似於保守之堅者乎雅之
所謂單後多益頌之所謂黃髮台背大率期其祿之有
常年之有永也德可嚅噉乎詩書之味馳騁乎古今之
跡何理弗瑩何事弗鑑也常守其家之富永保其身之
壽有合乎詩人之所期則垚岡之實吾得享而有之豈

但襲取垚岡之名也耶垚岡者積土之高以成山之高也享有垚岡之實而常守其富永保其壽者如之何亦曰不自高而已矣予又擬諸易象三土之垚象坤山脊之岡象艮坤上艮下其卦爲謙謙也者慊然自卑而不自足也夫苟慊然自卑而不自足則惴然戒慎之心生焉惕然省察之道行焉凡一毫有違於禮法而能害于家者不敢犯也一毫有動于氣血而能損于身者不敢肆也何敢哆然自恃其家之豐大身之壯盛而謂莫吾若哉一謙而衆理無不該百事無不善人所好也鬼神所福也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其唯垚岡乎

宏齋記

士之貴乎宏者何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吾之所以爲心也苟不能充其心體之大與天地同是於心體之全有未盡也心體之全有未盡則吾心所具之理其未能知未能行者衆矣夫與天地之同其大者心體之本然也心之量所以貴乎宏也心之量不宏者知行未百十之一二而已哆然自足盈溢矜傲謂人莫若已也此無他其心隘陋不足以藏貯故耳惟其宏也是以愈多而視之若寡愈有而視之若無盖心量寬洪而其容受無限極也集賢侍講學士中山王結儀伯讀聖賢之書以

聖賢自期名其齋居之所曰宏按曾子之言宏與毅不偏舉也毅如乾之健宏如坤之廣毅以進其德宏以居其業不毅則功力間斷而不能日新不宏則容量狹小而不能富有二者缺一不可也昔南康李文定先生燾字敬子登科之後年三十五始受學于朱子朱子告以曾子宏毅之說於是文定歸而取宏之一字名齋室朱子兼言其二而李氏專取其一何哉文定自揆其平日所學頗近於毅而或歉於宏故取其所歉以自勵若古人佩韋佩弦之義所以矯其偏也然則儀伯宏齋之扁其亦猶文定名宏齋之意乎前修之已事可發固不待

於予言也王氏之名齋與李氏不殊庸敢援其事證以誌于宏齋之屋壁

種德堂後記

古稱臯陶邁種德而後世或借種德二字以嘉善人夫古之種德者種之於民後之種德者種之於家種之於民者天下蒙其惠澤種之於家者子孫受其福報鉅野李氏之家素積德其先諱成教子孫力穡劬書周姻戚之貧乏而代徭役其嗣名珪名璧俱克承先志親歿數年而兄弟同居同財無間言重義輕利一如其父於是鄉之儒特書種德字而扁其堂蓋以其再世種德如嘉

穀之既種則其苗芄芄禾之離離可計日而待也李氏
資用饒裕而成之孫珪之子曰好義治進士術漸可媒
仕其富其貴將兼有焉所謂種德於家而子孫受其福
報非邪且種者必有獲理固然也雖然種之後獲之前
豈無所事哉既種不可以不耨也耨之當如何亦務學
而已矣故曰義以種學以耨爲義而不講學猶種而弗
耨也學之當如何亦崇德而已故曰尊德性而道問學
學外乎德非君子之學也若祖若父之德雖自天質而
出若子若孫之德必自學力而充也質之美者種於昔
學之篤者耨於今其穫也寧不十倍其人乎不然芸而